

蕩香零拾叢書



亦

業

淫

齋

起

三

邦

居

養

大唐創業起居卷上

起義旗至發引
日凡四十八日



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温大雅撰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
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河東
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
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
撫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
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還至雁門爲突厥
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
勢繼進故得解圍僅而獲免遂向東也仍幸江都宮以
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
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
爲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爲勍敵

者也今上甚憚塞虜遠適江濱反者多於蝟毛羣盜所
在蜂起以此擊胡將何以濟天其或者殆以畀余我當
用長策以馭之和親以使之令其畏威懷惠在茲一舉
既至馬邑帝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
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
利卽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陳以弓矢爲爪牙
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
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慙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
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于是與之角戰罕能立
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
聖上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
室近親言而詣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
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候
每逢突厥候騎傍若無人馳騁射獵以曜威武帝尤善

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口號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似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眾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眾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眾逾數萬自號厯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爲太原留守仍遣獸唐諱賁虎字郎將王威獸牙郎將高君雅爲副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卽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厯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旣而厯山飛眾數不少劫掠多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

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眾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羣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鬪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閒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賊眾遙看謂爲帝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馱捨鞍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眾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

女數萬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感帝恩德若亢陽之逢膏雨焉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縱遂爲突厥所敗旣而隋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虜縱爲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圖籙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晦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謂王曰隋祚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羨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爲英雄所笑王泣而啟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錮繫雖覩機變何能爲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啟今吾勵謹當敬天之誠以卜興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爾後數

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煬帝之幸江都也所在改兵馬討捕來往不通信使行人無能自達惟有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眾咸異焉初使以夜至太原溫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喜其靈速報兄彥弘馳以啟帝帝時方臥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曰此後餘年實爲天假退謂秦王曰吾聞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誓從此遂定帝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振施卑身下士逮乎鸞縉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

十三年歲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
自地屬天若大燒火飛燄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
西南極望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
橫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更人
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爲樓煩郡守時
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隋主
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都西北因過太原取龍山風
俗道行幸以厭之云後又拜代王爲郡守以厭之二月
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
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時之
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聞而歎曰頃來羣盜徧於天
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而武周豎子生于塞
上一朝歛起輕竊大名可謂陳涉狐鳴爲沛公驅除者
也然甚欲因此起兵難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

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脫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
翦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固請集兵帝察威等情切謬
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微爲之備宜示寬閑以衛所部三
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汾源宮帝謂官僚曰兵
可戒嚴城可守備糧可振給三者當今廢一不可須預
部分惟諸公斷之威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
原士庶之命懸在明公公以爲辭孰能預此帝知眾情
歸己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稟節度未有
闕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賞罰隨機相
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數百里閒江都懸隔
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賊據之聞奏往來還期莫測以
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諮文人以救火其可
撲滅乎公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
公家之利見則須爲俾其無猜期于報效所以詢議擇

善行之是非憚於治兵敢辭戎首威等對曰公之明略
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不竭力誰盡丹誠若
更逡巡羣情疑駭帝若不得已而從之眾皆悅服權而
聽命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爲人清恕令與晉陽宮
監裴寂相知檢校倉糧振給軍戶口高君雅當守高陽
得無失脫遣巡行城池及捍禦器械以兵馬鎧仗戰守
事機召募勸賞軍民徵發皆須決於帝太原左近聞帝
部分募兵備邊所在彭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兵
司總帳以聞請安營處帝指興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
而至此其興國者焉宜于此寺安處恐威雅猜覺亦不
之問私謂秦王等曰紀綱三千足成霸業處之興國可
謂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也朔方
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天子初帝遣獸牙郎將高
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

帝恐煬帝有責便欲據法繩雅雅是煬帝舊左右慮被猜嫌忍而弗問雅性庸很不知慙屈是時帝甚得太原內外人心瞻仰龍顏疑有異志每引王威密伺帝隙有鄉長劉龍者晉陽之富人也先與宮監裴寂引之謁帝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與龍相善龍感帝恩眊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啟聞帝謂龍曰此輩下愚闇于時事同惡違眾必自斃也然卿能相報深有至誠幸勿多言我爲之所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興國寺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于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旦命晉陽縣令劉文靜導開陽府司馬劉正會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繫獄景寅突厥數萬騎鈔逼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

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看亦不得高聲
示以不測眾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
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
設伏誠之待突厥過盡鈔其馬羣擬充軍用然突厥多
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
並是驍銳勇于鈔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鈔其馬突
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無所出力並
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无
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也私有危懼皆疑王威君雅
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懼甚於常顧謂官僚
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
文皇殊寵恩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適欲起兵威
雅沮眾深相猜忌密構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
豈謂繫之二日

甲子是十五日
丙寅是十七日

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

心爲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旣爲孤遣來還應
爲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爲諸軍遣之無爲慮也帝以見
兵本少又失康達之輩戰則眾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
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援
來仍誠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
其去必莫追之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
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
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
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
久而不去天必嗔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
我盡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己亥夜潛遁明日城
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
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卽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
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爲也我知天

意故不遣追彼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起義兵欲備天下遠迎主上還其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備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名啟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唯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啟爲書帝笑而謂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啟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尙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恠此非卿等所及迺遣使者馳驛送啟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

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雁門人馬甚眾我輩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爲人我所知悉若迎來也卽忌唐公於我舊怨決相誅罰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勳賞不避時熱當日卽以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使至前日所賀官僚舞蹈稱慶帝開書歎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甯豈如此爲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當未立功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惡无君可謂階亂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慮兵行以後突厥南侵屈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絕好蕃夷无有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唐公若從我語卽宜急報我遣大達

官往取進止官僚等以帝辭色慄然莫敢咨諫興國寺
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
我亦不能從公裴寂劉文靜等知此議以狀啟聞帝作
色曰公等並是隋臣方來共事以此勸孤臣節安在裴
寂等對曰儻使伊呂得盡誠于桀紂卽不爲湯武之臣
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眾已集所乏者
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若更遲留恐其有悔
帝曰事不師古鮮能克成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次六
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懼甚裴寂等乃因太
子秦王等入啟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
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
出有名以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耳盜鍾事相
逼不得不爾雖失意于後主幸未負于先帝眾議旣同
孤何能易所恨元首叢脞股肱墮哉歎歎不得已裴寂

等曰文皇傳嗣後主假權楊素亡國喪家其來漸矣民
 怨神怒降茲禍亂致天之罰理亦其宜於是遣使以眾
 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
 特勤達官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
 西京多少唯命康鞘利將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
 符讖尙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
 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
 續之諸軍稍旛類皆放此營壁城壘幡旗四合赤白相
 映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
 子出東海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恆服白衣每向江都
 擬於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并以綵畫五級木壇自
 隨以事道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鵠繞山
 飛宛轉花園裏案李爲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
 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歌在耳

忽視靈驗不勝懼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園可爾不知黃鶴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自爾已後義兵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眾得數萬裴寂等啟以義軍漸大宜有司存官僚所統須有隸屬帝曰布衣之士或假名竊位孤實將軍居唐大字近舍於此更欲何求裴寂等請進位大將軍以隆府號不乖古今權藉威名帝曰卿以廢立相期欲孤爲霍光之任威在將軍何關大也必須仍舊亦任加之署置府僚長史已下功次取之量能受職裴寂等又請置諸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三軍春秋所許孤今霸業差擬晉文可作三軍分置左右謀簡統帥妙選其人諸軍旣是義兵還可呼爲義士昔周武克殷義士非其薄德況今未有所克敢忘義士者乎太原遼山縣令高斌廉拒不從命仍遣使開行往江都奏帝主兵煬帝惡李氏據有太原聞而甚懼

乃救東都西京嚴爲備禦西河不時送款帝曰遼山守
株未足爲慮西河繞山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
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眾取之除程命齋三日之糧時
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爲大郎
二郎焉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
郡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
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
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有違請先軍法
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會未經講閱大
郎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爲言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
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勞苦齊其休息風
塵警急身卽前行民閒近道果菜已上非買不食義士
有竊取者卽遣求主爲還價亦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
長老或進蔬食壺漿者重傷其意非其所見軍人等同

分未嘗獨受如有牛酒饋遺案輿來者勞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煩慮前人有限遂爲終日不食以謝之於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既見義軍寬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反己丑以兵臨之飛梯纜進眾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知瑾等從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德儒卽隋之見鸞人也大郎二郎等數之曰卿逢野鳥謬道見鸞佞惑隋侯以爲祥瑞趙高指鹿爲馬何相似哉義兵今獎王室理無不殺趙高之輩仍命斬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還九日西河遂定師歸帝聞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是日卽定入關之策癸巳以世子爲隴西公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等隸焉二郎爲敦煌公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隸焉世

子仍爲太原郡守命裴寂劉文靜爲大將軍府長史司馬以殷開山劉正會溫大雅唐儉權弘壽盧階思德平武士護等爲掾屬記室參佐等官以鷹揚王長階姜寶誼楊毛京兆長孫順德竇琮劉弘基等分爲左右統軍副統軍自外文武職員隨才詮用其平旦有僧俗姓李氏獲白雀獻之至日未時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上左右復捕獲焉明且有紫雲見于天當帝所坐處移時不去旣而欲散變爲五色皆若龍獸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見文武謁賀帝皆抑而不受丙申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并馬而至舍之於城東興國玄壇鞘利見老君尊容皆拜道士賈昴見而謂同郡溫彥將曰突厥來詣唐公而先謁可謂不失尊卑之次非天所遣此輩甯知禮乎丁酉帝引康鞘利等禮見於晉陽宮東門之側舍受始畢所送書信帝僞貌恭厚加饗贈鞘利等大悅退相

謂曰唐公見我蕃人尙能屈意見諸華夏情何可諭敬
人者人皆敬愛天下敬愛必爲人主我等見之人不覺
自敬從此以後帝每見鞘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蕃臣之
禮其馬千匹唯市好者而取其半義士等咸自出物請
悉買之帝曰彼馬如羊方來不已吾恐爾輩不能買之
胡人貪利无厭其欲少買且以見貧示其非急於馬吾
當共之貢市不用爾物毋爲迫役自費家財已而高陽
郡靈壽賊帥郝士陵以其黨數千人款附卽授鎮東將
軍封燕郡公仍置鎮東府具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
乙巳康鞘利等還蕃乃命司馬劉文靜報使并取其兵
靜辭帝私誡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來敬煩天心欲存
民命突厥多來民无存理數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
者恐武周引爲邊患又胡馬牧放不煩粟草取其聲勢
以懷遠人公宜體之不須多也

大唐創業起居卷上

起義
旗至發引
日凡四十八日

大唐創業起居卷中

起自太原至京城日
凡一百二十六日

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温大雅撰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爲太原郡守留守晉陽宮文武後事並委焉義師欲西入關移營於武德南癸丑將引帝立軍門仗白旗而大號誓眾文曰夫天地定位否泰迭其盛衰日月著明虧昃貶其貞滿惟神莫測尙乃盈虛矧茲王道能無悔愆克先帝世炎漢商周撥亂乘乾多歷年所厥嗣墜緒時屬艱危則其股肱宰衡藩屏親戚戮力同獎推心翼戴顛或可扶糺合而奔官守惡不可救廢放而安宗社伊霍桓文並其人也率爾踵武代有其事布在方策可得而言日者蒼精云謝炎運將啟上天眷命屬乎隋室於是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親入相豹變陝左龍飛漢東誅尉迥於韓魏則神

鐙盪響勦王謙於巴蜀則靈山斯鏤四罪咸服九有樂
推經綸帷幄之間揖讓巖廊之內造我區夏不更替月
舜禹以來受終未有如斯之易者以故臨朝恭己庶績
爲心親覽萬機平章百姓兢兢慎于馭朽翼翼懼于烹
鮮齊六合爲一家等黔黎于赤子有臣不率殄虐政於
江湖獯醜相屠降封虜于沙漠其弔民也如彼其和戎
也若茲散馬牛於山林鑄劍戟爲農器求瘼恤隱訟息
刑清輕徭薄賦家給人足倉庫流衍於里閭職貢委輸
于帑藏豈獨水衡貫朽常平粟紅而已哉加以愛民治
國節用而敦本深根固柢因河而踐華肆覲朝宗止於
京邑玄覽縱觀弗踰岐下遐邇叶和內外禔福凱澤洋
溢休祥紹至一世之氓咸賴仁壽二紀之治可謂隆平
揚摧往初歷選前辟詩書所美莫之能尙然聖人千慮
失於知子以正萬國輕易元良廢守器之長正不才之

庶兆亂之萌於是乎在異哉今上之行己也獨智自賢
安忍忌克拓狂悖爲混沌苟鳩毒爲恣睢飾非好佞拒
諫信讒敵怨誠良仇讐骨肉巡幸無度窮兵極武喜怒
不恆親離眾叛御河道洛肆舳舻而達江馳道緣邊徑
長城而傍海離宮別館之所在車轍馬跡之所向咸塹
山而陘谷畢結瑤而構瓊遼水屢征殲丁壯於億兆伊
谷轉輸斃老幼於百萬禽荒罄於飛走蠶食窮於水陸
征稅盡於重斂民力殫於勞止十分天下九爲盜賊荆
棘旅于闕廷豺狼充於道路帶牛佩犢輟耕者連孤竹
而寇潢池耨鋤棘矜大呼者聚萑蒲而起芒澤青羌白
狄剽夷道而□□黃巾赤眉屠閭左而竊號暴骸如莽
僵屍若麻敵國滿畫鷁之舟胡越繞和鸞之轂四海波
振而冰泮五嶽塵飛而土崩踞積薪以待然鉗眾口而
寄坐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宗隋滅爲亡國某以庸

愚謬蒙嘉惠承七葉之餘慶資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
戚里家稱公室典驍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坐
觀綴旒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廢昏
立明敢遵故實今便興甲晉陽奉尊代邸掃定咸雒集
甯寓縣放後主于江都復先帝之鴻績固配天于園寢
存司牧于蒼生豈謂一朝言及於此事不獲已追增感
歎凡厥士民義旅豪傑敏究時難曉達權謀家怨國恥
雪乎今日從我同盟無爲貳志有渝此者神其殛之仍
命以此誓辭檄喻所在郡縣并命檄書勿得因循妄論
軍勢帝性簡質大度豁如前代自矜遠嫌之事皆以恕
實行之不爲欺給自然反經合義妙盡機權類皆加此
其義士等各以名到先後爲次第汎加宣惠綏德二尉
官帝謂行之等曰吾特爲此官示宣行以惠綏撫以德
使遠者知有征無戰見我心焉是夕次於清源牧馬置

營皆據高險老弱樵采丁壯休息虞候覘守之地飛鳥不通勿論人也帝乃將世子及敦煌公等率家僮十數巡行營幕次比器仗精麤坐臥飲食糧稟升斗馬驢飢飽逮乎僕隸皆親閱之如有不周卽令從人借助亦不責所屬典司顧謂二兒曰天下神器聖人大寶非符命所屬大功濟世不可妄居所以納揆試艱虞登帝位櫛風沐雨夏會諸侯自時厥後膺圖甚眾啟基創業未有無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宮長于貴戚牧州典郡少年所爲晏樂從容歡娛事極飢寒賤役見而未經險阻艱難聞而不冒在茲行也並欲備嘗如弗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從吾勿欲怠懈今欲不言而治故無所尤庶愚者悅我寬容智者慙而改過世子及敦煌公請曰經綸機務一日萬端取決英睿四方輻輳麾下驅馳兒等承乏自餘常事請付司存巨細以聞恐疲神思又慮將

佐等不被委任頗以自疑帝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華
 夷不附爵賞不行吾之責也摧鋒蹈刃斬將搃旗爾之
 務也深溝高壘談笑從容將吏之逸也吾憂責爾急於
 務逸樂推下功名與之賢自當內省不賢吾無所愧然
 晉陽從我可謂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漢初有蕭曹
 而無爾輩今我有爾輩而無蕭曹天道平分乃復如是
 行矣自愛吾知爾懷自是以後記室奉命宣旨稱教部
 伍間事給付一物軍書羽檄賞罰科條接撫初附慰悅
 遠近帝或口陳事緒手疏意謂發言折中下筆當理非
 奉進旨所司莫能裁答義旗之下每日千有餘人請賞
 論勳告冤伸屈附文希旨百計千端來眾如雲觀者如
 堵帝處斷若流嘗無疑滯人人得所咸盡懽心皆歎神
 明謂爲天下主也壬寅遣通議大夫張綸等率師經略
 稽胡離石龍泉文成等諸郡景辰至于西河引見民庶

等禮敬耆老哀撫勞獨振貸貧窮擢任賢能平章獄訟
日昃而罷罔有所遺顧謂左右曰向之五條惟皇要道
聰明文思以之建極孤所以自強不息爲義兵之先聲
也仍自筆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
等官教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耄杖鄉禮宜優異老
人等年餘七十匍匐壘壁見我義旗懽踰擊壤筋力之
禮知其不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賜其養
節級並如前授自外當土豪雋以次除授各有差官之
大小並帝自手注量才敘效咸得厥宜口問功能筆不
停輟所司唯給告身而已爾後遂爲恆式帝時善書工
而且疾真草自如不拘常體而草跡韶媚可愛嘗一日
注授千許人官更案遇得好紙走筆若飛食頃而訖得
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寶神筆之跡遂各分所授官名
而去乙丑張綸等下離石郡其太守楊子崇爲亂兵所

害崇卽後主從弟也頗有學識性理帝甚惜之崇性怯而無謨故及於難入自雀鼠谷次于靈石縣壬戌霖雨甚頓營於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此縣西北抗汾水東拒霍太山守險之衝是爲襟帶西京留守代王遣驍將獸牙郎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遼東兵及驍果等數萬餘人據河東與老生相影響仍命臨汾以東諸郡所在軍民城守並隨便受老生屈突等徵發帝聞而笑曰億兆離心此何爲也老生乳鼻未知師老之謀屈突膽薄嘗無曲突之慮自防輕敵二子有之閩外相時俱非其事且屈突嘗破

⑤感時人謂其能兵老生數勝羣盜自許堪當勅敵無識之徒因相諂附謂其必能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緩以持之彼必以吾爲怯出其不意不過一兩月閒並當擒之吾無憂也于時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

叔安崔善爲等遣羸兵往太原更運一月糧以待開霽
甲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山遣來詣帝請謁帝弘達
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門人不
敢以聞此老乃伺帝行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
不測卿何得見卿非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
祠山中聞語遣語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東南傍山
取路八月初雨止我當爲帝破之可爲吾立祠廟也帝
試遣案行傍山向霍邑道路雖峻兵枉行而城中不見
若取大路去縣十里城上人卽遙見兵來帝曰行逢滯
兩人多疲溼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難
爲之巧山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蹤雨霽有徵吾從神也
然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顧左右以爲笑樂
景寅突厥始畢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已遣兵馬上
道計日當至帝曰地名賈胡知胡將至天其假吾此胡

以成王業也已巳滎陽賊帥李密遣使送款致書請與帝合從帝大悅謂大郎二郎等曰僕賊南柔強胡北附所憂此輩今並歸心主上志在過江京都憂死不暇天下可傳檄而定何樂如之初李密與楊玄感同逆感誅而密亡命投東郡賊帥翟讓讓知密是蒲山公之子頗讀漢書納而禮之推爲謀主密以百姓飢敝說來據洛口倉屯守武牢之險密自復舊封爲魏公號翟讓爲司徒公讓所部兵並齊濟間漁獵之手善用長槍華騶龍殿細馬所向江都者多爲讓所劫故其兵銳於他賊加以密是逃州之人同守衝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有桃李之歌謂密性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密雖爲讓所推恐其圖己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振貸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絕糧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

殺讓而并其眾密以煬帝不來翟讓已死坐對敖倉便

有自矜之志作書與帝以天下為己任屢有大言其書多不

錄大略云欲帝為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

咸陽其旨以煞後主執代王為意帝覽書抵掌謂所親

曰密誇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守成皋

之厄更覓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

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峭函而臨伊洛

東看羣賊鷓蚌之勢吾然後為秦人之漁父矣記室承

旨報密書曰頃者昆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邱墟黔黎

塗炭布衣戍卒耨鋤棘矜爭帝圖王狐鳴蠶起翼翼京

洛強弩圍城撫撫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

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

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年之基窮

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

者也則我高祖之業幾墜於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
爲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爲高足成非賤素餐當世僂俛
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
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極賈生之慟哭所
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塞共匡天下
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
鞭御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郟鄩將觀周鼎營屯敖庾
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脣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
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
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甯兆
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殫商辛於
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尙
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與南幸恐同永嘉
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

靜遲數貽報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
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
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東郡無心外略劉文靜之
使蕃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
與武周南入乘虛掩襲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
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
而發無有不爲此行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城地何有不
來之理諸公意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遙李密
譎誑姦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
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帝顧謂大
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
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雷）
肯近忘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聞唐
國舉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

麟次在近今若卻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
生營之內外皆爲勅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
屈突追奔競來進闕面南退窮自北還無所之畏溺先
沈近于斯矣且今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卽
得眾李密戀于倉米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
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
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兩
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
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從二何藉與言懦夫之徒幾
敗乃公事耳景子太原運糧人等至八月己卯霖止帝
指霍太山而言曰此神之語信而有徵封內名山禮許
諸侯有事乃命所部鄉人設祠致祭焉庚辰命諸侯暴
行裝整鎧仗辛巳旦發引取傍山道而趨霍邑七十餘
里初行霧甚俄而秋景澄明帝謂大郎二郎曰今日之

行在卿兩將景色如此天似爲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戰
閉門守城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啟帝曰老生出自寒微
勇而無智討捕小盜頗有聲名今來居此必當大蒙賞
勞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憂不出如其固守
便可誣其相引謬爲誠節彼無識解不知遠大爲其左
右體悉凡庸羣小相猜自成疑阻無妨密相表奏不廢
傳首京都小慧之人解思此事以此量之來戰不惑帝
曰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無能爲也爾等籌之妙盡
其實是日未時帝將麾下左右輕騎數百先到霍邑城
東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營且遣大郎二郎各
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分所將人爲十數隊巡
其城東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若安營而攻城者仍
遣殷開山急追馬步等後軍老生在城上遙見後軍欲
來直謂逼其城置營乃從南門東門兩道引兵而出眾

將三萬許人帝慮其背城不肯遠鬪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左右軍大郎領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仍命小縮僞若避之既而老生見帝兵卻謂爲畏已果引兵更前去城里餘而陣殷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方陣以當老生中軍後軍相續而至未及戰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義兵齊呼而前紅塵暗合鼓未及動鋒刃已交響若山崩城樓皆振帝乃傳言已斬宋老生所部眾聞而大亂捨仗而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懸門不發老生欲入不得城上人下繩引之老生攀繩欲上去地丈餘軍頭盧君諤所部人等跳躍及而斬之傳首詣帝於是兵隨所向奮擊禁不可止數里之間血流蔽地僵屍相枕日欲將落帝見戰士心銳仍命登城時無攻具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帝視戰地愴然謂左右曰河東已

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旗有誠節老生所逼至于塗炭
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崑山誰論玉石無妨死人之
內大有赤心於我者也取來不得及此戰亡生未被知
沒有餘恨靜而思之良深痛惜從今已去當以文德來
之不復用兵戈矣其破霍邑攻戰人等有勳者並依格
受賞事不踰日惟有徒隸一色勳司疑請教曰義兵取
人山藏海納逮乎徒隸亦無棄者及著勳績所司致疑
覽其所請可爲太息豈有矢石之間不辨貴賤庸勳之
次便有等差以此論功將何以勸蹠而爲王亦何妨也
賞宜從重吾其與之諸郡曲及徒隸征戰有功勳者並
從本色勳授壬午帝引霍邑城內文武長幼見而勞之
曰老生之外孤無所咎縱卿不誠于孤亦當以赤心相
仰仍節級授官與元從人齊等其丁壯勝兵者卽遣從
軍配左右領軍大都督還取其同色同黨自相統處之

不爲疑異俘降之徒不勝喜躍欣若再生其有關中人
欲還者卽授五品散官放還內外咸悅咸思報效仍命
葬送老生以本官之禮自是以後未歸附者無問鄉村
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有不至其來詣軍者
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請效
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來蘇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
出自青溪遠辭丹竈就人間而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
願解巾負茲羈鞶雖欲勿用重違其請逸民道士等誠
有可嘉並依前授人或以授官太高諫帝者帝曰不恡
爵賞漢氏以興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
行天下之利義無獨饗率土皆貴于我豈不益尊乎且
皇隋敗壞各歸於此雁門解圍之效東都援臺之勳在
難卽許授大夫免禍則惟加小尉所以士無鬪志將有
惰心版蕩分崩至于今日覆車明鑒誰敢效尤然亦使

外寇覬覦之徒賞授無過此也又加官慰撫何如用兵
殺戮好生任賞吾覺其優當以不日而天下定非卿等
小見所及景戍入臨汾郡勞撫任用部內官民一如霍
邑庚寅宿于絳郡西北之鼓山此山帝爲討捕大使時
舊停營所故逗而宿焉去絳十餘里絳城不下是日曉
鼓山西北有大浮雲色或紫或赤似華蓋樓闕之形須
臾有暴風吹來向營而臨帝所居帳上帝指絳城而謂
傍侍曰風雲如此見從彼何不達之甚仍命廚人明日
下城而後進食辛卯帝觀兵于絳城將士等爭欲先登
因而縱上自卯至巳遂取之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遠
之宅通守陳叔達已下面縛請罪並捨而不問待之如
初餘依臨汾郡部分癸巳至于龍門縣劉文靜康鞠利
等來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馬二千匹從鞠利等至帝喜
其兵少而來遲藉之以關隴謂劉文靜曰吾已及河矣

厥始至馬多人少甚愜本懷先是帝使時于此縣界見
河水清皇太子又於此界獲^玄狐於縣西南宴見鞘利
并與縣內道俗等敘舊極懽景申至汾陰遣書招馮翊
賊帥孫華華所部強兵至于數千積年劫掠非常富實
潞水以北莫敢當之帝書到華喜而從命己亥進營停
于壺口分遣諸軍問津水濱之人具舟爭進日有數百
仍署水軍焉辛丑太原獲青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
李治萬世齊王遣使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上方下
銳宛若龜形神工器物見者咸驚奇異帝初弗之信也
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所司浸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鮮
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恭承休祉
須安萬方孤以寡德^備堪預此既爲人下不容以之頒
告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龜人用彰休慶是日又有
獲嘉禾而獻者教曰嘉禾爲瑞聞諸往策逮乎唐氏世

有茲祥放勛獲之於前叔虞得之於後孤今糾合復逢
靈貺出自興平來因善樂休徵偉兆何其美與願循虛
薄未堪當此呈形之處須表天休送嘉禾人興平孔善
樂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應壬寅孫華率其腹心輕騎
數十至自郟陽華年餘弱冠言容質直帝見而輕之華
每殷勤誠款請先立效帝乃厚加撫遇甚得其情謂華
曰卿能渡河遠來相見吾當貴卿不減鄧仲華也關中
卿輩不少名並劣卿卿今率先從我羣雄當相繼而至
於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鄉縣公加馮翊郡守從其
來者仍委華以次授官頒賜各有差仍命華先濟爲西
道主人華大悅而去仍命左右統軍王長諧劉_弘基并
左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陳演壽等率師次華而度據河
西岸以待大兵九月乙卯張綸自離石道下龍泉文城
等郡獲文城太守萃公鄭元璿送焉帝見元璿釋而遣

之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誠之曰屈突
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而不敢來足驗
人情不爲之用然通雖不武久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
坐位不妨伺便將相邀襲宜爲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
入關河東自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卽擊其河東通若全
兵守城卿卽絕其橋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首尾
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按兵觀其進
退至是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果遣馱牙郎將桑顯
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掩馳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
華等奉教備預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
散追奔至于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
東城僅以身免仍徹斷蒲津橋帝聞而謂官屬曰屈突
遣兵此行事不獲已今若進逼圍之必不敢出使劉弘
基孫華等至關門斷其行路然後吾於壺口朝服濟河

利涉大川斯之謂矣戊午帝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
大郎二郎長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登城東原上西
望城內所爲屈突果不敢出兵閉門自守城高甚峻不
易可攻帝觀義士等志試遣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
上時值雨甚帝命旋師軍人旣得上城遂不時速下帝
曰屈突宿衛舊人解安陣隊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爲
捍禦我師常勝人必輕之驍銳先登恐無還路今且示
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時煞人得城如何可用乃還命諸
將移營河渚文武將佐等已下定河北眾餘十數萬今
欲入關請兼置公府觀領太尉增選僚屬帝曰兵臨蒲
坂諸君欲以舜職見推此意可知未煩如此必爲僚屬
增府任從便宜加置於是復領太尉景辰馮翊太守蕭
造率官屬舉郡歸義相繼有華陰縣令李孝當據永豐
倉遣子弟妹夫竇軌等送款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

又京兆萬年醴泉諸縣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濟者正須
 此耳今既事辦可以濟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庚申
 率諸軍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
 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攜來者如市帝皆
 引見親勞問仍節級授官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
 門輻輳赴者如歸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
 餘俠少良家之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鑣爭
 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於是秦人大悅更相語曰
 眞吾主也來何晚哉咸願前驅以死自效景寅遣世子
 隴西公將司馬劉文靜統軍王長諧姜寶誼寶琮諸軍
 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備他盜慰撫使人竇軌等受
 節度焉遣敦煌公率統軍劉弘基長孫順德楊毛等諸
 軍數萬人往高陵道定涇陽雲陽武功盩厔郿諸縣等
 慰撫使人掾殷開山等受節度焉先是帝從弟趙興公

神通起兵鄆縣有眾數千聞義旗渡河遣使迎帝又賊帥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則魏公密之從父也以密反於滎陽緣坐亡命招集無賴抄劫郿縣之間眾將四五千墊屋賊帥何潘兒向善志等亦各率眾數千歸附宜君賊帥劉曼又率其黨數千人降帝並以不次封遣書勞之仍令各於當界率眾便受敦煌公部署旬日間京兆諸賊四面而至相繼歸義罔有所遺商農工賈各安其業京城留守代王及尚書衛文昇將軍陰世師京兆丞骨儀等以帝威德遐振民願所從恐京邑之人一旦去盡乃閉門拒守運糧入宮帝聞而歎曰吾既平戎於王翼尊隋室欲立孺子以報高皇今被見猜拒不相納方知邵夷不悅於周旦非徒言耳陰衛羣小負我之深己巳帝之蒲津觀河東城庚午南過永豐倉是夜宿於臨晉灤渭合流之處將渡渭津人以見船朽破不

堪帝渡乃於灤水上流數十里更取好船苦於水淺沙
磧相次船行不進憂怖不知所爲其夜三更天甚晴霽
忽然覺水暴長數尺逆流而上船泛深波得達津次及
明帝登船欲渡乃見逆流不已津司以聞眾咸駭異以
爲光武滹沱之冰無以異此並於舟中拜賀帝曰此偶
然耳吾何德以堪之乃命所司以少牢祀灤渭并有事
於華山帝至倉所勞軍見箱廩填實銘題數多喜謂從
者曰千里遠來急於此耳此旣入手餘復何論食之與
兵今時且足信出于己行之已久諸將俱謹備守無爲
他慮未下馬仍開倉大振飢民辛未還宮壬申進屯馮
翊郡過舊宅饗告五廟禮也初周齊戰爭之始周太祖
數往同州侍從達官隨便各給田宅景皇帝與隋太祖
並家於州治隋太祖宅在州城東南西臨大路景皇帝
宅居州城西北而面灤水東西相望二里之間數十年

中兩宅俱出受命之主相繼代興時人所見開闢已來未之有也乙亥敦煌公至蓋屋所過諸縣及諸賊界莫不風馳草靡裹糧卷甲唯命是從遣使啟帝請期日赴京帝曰屈突東行不可西歸無路觀吾成敗方有所之不可爲虞矣乃命隴西公量簡倉上精兵自新豐道趨長樂離宮令敦煌公率新附諸軍自鄠縣道屯長安故城至並各聽教迨上郡睢陰以北咸遣使歸款景子大軍西引歷下邽過櫟陽路左所有煬帝行宮園苑及宮人等並罷之教曰大業已來巡幸過度宿止之處好依山水經茲勝地每起離宮峻宇雕牆亟成壯麗良家子女充仞其閒怨曠感于幽冥糜費極於民產替否迭進將何糺逖馳道所有宮室悉宜罷之其宮人等並放還親屬冬十月辛巳帝至灞上仍進營停于大興城春明門之西北與隴西敦煌等二公諸軍二十餘萬眾會焉

帝勒諸軍各依壘壁勿入村居無爲侵暴若無兵者恭以俟命代王與留守衛文昇陰世師等以義兵多而且肅不令而齊門防轉嚴拒守愈固信使不通告諭事絕帝雖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隋夾輔之意愚人俗吏不達變通闇于事機往而無報如此向經旬日諸將相率啟帝曰京城不啟此是隋運其亡天旣亡之非人能復違天棄日勞師費糧坐守愚夫恐非長策請進圍之以觀其意帝曰兵纏象魏矢及黃屋人其謂我何哉諸將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又恐巨猾之徒知義兵已定關中來爭形勝請更思之帝乃逡巡未有以報京兆舊賊帥等並以家近帝城不預元從恥無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上帝慮其輕脫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爲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西面北面敦煌公主之城見而失色更無他計惟

冀屈突及東都救援而已甲午關中羣帥等各請率驍
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帝在春明門外聞而馳入舍
於羅郭安興坊以鎮之甲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
帝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原以來所
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
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
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強弩長戟吾豈
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
諸公從民所欲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驚
犯乃下教曰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
營分角修攻戰之具雲梯競聳樓橦爭高百道齊來千
里並進繞京竹木殲于斯矣十一日景辰昧爽咸自逼
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纔至景風門東面軍頭
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

所統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庫收圖籍禁鹵掠軍人勿雜
勿相驚恐太倉之外他無所干吏民安堵一如漢初入
關故事代王先在東宮乃奉迎居於大興後殿是日帝
還移營舍於長樂宮澹川上先是隋主以梟滅作逆掘
其墳壟而滂其室陰世師骨儀等遂以爲恆准乃令京
兆郡訪帝之五廟瑩域所在並發掘焉帝以此憾之言
必流涕戊午收陰世師骨儀崔毗伽李仁政等並命隴
西公斬於朱雀街道以不從義而又愎焉餘無所問京
邑士女歡娛道路華夷觀聽相顧欣欣乃命太常促擇
吉日告高廟定尊位立代王之禮文武將佐等議請曰
天厭隋德麻數在唐謳謠在路被于遐邇兵起晉陽遠
定秦雍百餘日間廓清帝宅神武之速此謂若飛非天
啟聖孰能如是昔漢高入關不卽自王項羽後至悔無
所及公雖卑以自牧須安天下僉議請依符讖上尊號

帝愀然改容曰舉兵之始本爲社稷社稷有主孤何敢
貳劉季不立子嬰所以屈於項羽孤今尊奉世嫡復何
憂哉王戊乃率百僚備羽儀法物具法駕迎代王卽位
於大興殿時代王十餘歲矣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二年
爲義甯元年復天下勿出今年租賦賜民子孫承後者
爵一級是日仍遙尊後主爲太上皇以少帝在不言廢
也

大唐創業起居卷中

起自太原至京城日
凡一百二十六日

大唐創業起居卷下

起攝政至卽眞日
凡一百八十三日

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國公臣温大雅撰

義甯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爲丞相進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萬機百度禮樂征伐兵馬糧仗庶績羣官並責成於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帝固辭不拜公卿將佐等請曰公負孺子當朝豈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茲大節義無小讓帝歎曰王家失鹿遂使孤同老狼乃奉詔受冊乙丑榆林靈武五原平涼安定諸郡並舉城降並遣使詣義軍請命于是乃遣書發使慰喻巴蜀景寅置丞相長史已下屬官還以大將軍府僚裴寂等依次爲之己卯以隴西公爲唐王世子改封敦煌公爲秦國公四郎元吉爲齊國公仍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總統

山東諸郡十二月隴西金城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
弼于扶風自稱天子初弼遣使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
而爲薛舉所圍帝遣援兵往扶風未至弼黨在郡城外
爲舉所圖弼遂被郡守竇璡所殺俄而璡及河池郡守
蕭瑀相繼歸京師於是拜璡爲戶部尙書上柱國封燕
國公瑀拜禮部尙書封宋國公是月也屈突通自潼關
都尉府欲奔東都關上劉文靜等諸軍追而獲焉送之
相府帝見通捨而禮之謂曰公以清貞奉上臣道不虧
孤所翹心惟恨得卿之晚通拜款謝劉文靜等仍定弘
農郡及諸縣義帝二年春正月蜀漢及氐羌所在諸郡
雄豪并守長等奉帝書感悅競遣子弟獻款絡繹而至
所司報答日有百餘梁益之間晏如也承詔封丞相長
史裴寂爲魏國公司馬劉文靜爲魯國公趙興公神通
爲鄭國公永安公孝基爲蜀國公自餘將佐殷開山劉

弘基已下並以次封開國郡公縣公焉其日令曰李密
趙起鞏洛自許當塗王室如燬憂心孔棘東都危逼有
若倒縣西人之子理本奔命其左右大都督府所統諸
軍並宜誠嚴以時式遏有征無戰是謂義師招諭不從
勿難還也初年孟月春作方輿不奪農時宜知其速於
是以世子爲左元帥秦王爲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
餘萬眾引于滄水之北仍以尙書蕭瑀爲相府司馬劉
文靜爲左元帥府長史尙書竇璡爲掾殷開山爲右元
帥長史司馬又拜屈突通爲上柱國封蔣國公檢校行
軍左右虞候事軍士以下僚佐等皆選知名者爲之帝
親詣軍勞而誓遣之二月涿郡太守羅藝與漁陽上谷
北平柳城等諸郡官民遣使送款先是平原賊竇建德
聚眾數萬人充斥河右渤海高陽等郡大將軍府使人
張道源所定趙郡襄國武安清河等郡至是並陷於賊

道源亦隨而沒焉建德遂僭稱王自號夏國又南陽朱
粲眾有數萬並好食人自稱可達汗莫知可達汗之名
有何義理酷害異常又有賊蕭銑起兵於江陵於是以
華陽公鄭元璠爲太常卿封沛國公遣將兵出商山上
洛道定南陽以東諸郡並遣使人左領軍大都督府司
兵馬元規慰撫安陸及荆襄閒三月左右二元帥軍招
諭東都城門不啟李密又不敢西寇時逼農月遂奉令
旋師宜陽新安二郡而還留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
鎮宜陽呂紹宗任襄鎮新安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_麻
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爲相國加九錫賜殊物加
殊禮焉冊文曰於戲維爾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
諸軍事錄尙書大丞相新除相國總百揆唐王夫乾道
貞觀四象所以運行坤德含_弘萬有馮其載育是以天
地交泰資始由乎聖人陰陽順成總已歸其元輔故能

陶甄品物代彼天工息四海之羣飛迴三靈之掩耀百
揆時序五典克從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方
斯蔑如也今將授王典冊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降禍
于我國家高祖棄盛業而昇龍太上釋寶圖以委御王
室如燬喪亂弘多數屬道消時鍾代季郊廟絕主有若
綴旒則我祖宗之業已墜於地矣王應休明之運從兆
人之欲奉七璽於代邸飛六轡於周京此乃綱我絕維
有大造于皇家者也曩者塞表省方羣胡反噬矢流君
側圍甚平城淪陷指期阨危莫恤王釋位同謀總伐干
里晨炊蓐食倍道兼行匈奴遠跡乘輿反正此則王之
功也歷山飛稱兵燕趙妄假名號河朔響應山西屯結
王首啟戎行大殲醜類此又王之功也夷狄貪婪屬犯
關塞驅迫良善殺略吏人王鞠旅理兵卷甲長駕追奔
逐北掃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徒黨潛謀崇亂外

交邊裔內騁姦回實繁有徒傾覆宗社王收戮兇渠罪人斯得此又王之功也四郊多壘三輔倒懸黃巾示宮闕之名赤眉爲園陵之禍凶荒仍歲荆棘旅庭王投袂義舉星言電邁取霍邑若摧枯舉秦關如反掌剋清河渭志存匡復此又王之功也北荒獯鬻事藉羈縻比者中原多故能堆道絕王式遏有方款關請吏更敦鄰睦復我舊藩此又王之功也汾晉地險逋逃攸聚山藏川量負罪稽誅類馬騰之乞活同嚴尤之盡赦王懷柔伏叛仗信示威交臂屈膝申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潼轉漕密邇關畿京坻委積由來尙矣羣凶據竊一鼓而崩此又王之功也京師危迫姦臣放命異一相之居內同四凶之扇禍王大誓師旅興言感慨蕩清上國拯厥贅旒暴市焚屍並梟元惡此又王之功也上天貽愛莫甚乎人爰祚聖哲弼予冲幼官守司存社稷有奉濟方

割于下墊爍員光於上參此又王之功也唐弼凶豎草
竊岐陽吞噬舊邦侵逼都鄙王制以銜策觀其攜貳親
離眾叛我盡收之此又王之功也華陽黑水控接岷嶓
山川阻深盡爲逋藪義風所靡化行江漢此又王之功
也薛舉崇姦同惡相濟僭擬輿服滔天泯夏西土遊魂
秦山肆毒赫斯授律咸俘醜類岐隴齊築京觀汧渭爲
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三蜀輿區一都之會夷民紛雜
蠻貊荒梗王發一介之使降咫尺之書而靈關洞開劍
閣無隘此又王之功也弘農甸服襟帶河陝鞠爲寇場
連城阻亂杖策遠振不征而服此又王之功也王有齊
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肇自鴻階峻極比于
嵩華清瀾運于溟渤體茲將聖道被如仁在物不失其
宜含靈咸安其所春生夏長信及四時地平天成義兼
得一總萬機之務因百姓之心保乂我皇家弘濟乎多

難者也是以濟濟多士庶政緝熙穆穆四時要荒式序
激清風以厲俗暢和氣以調時神功侔於造化積德高
於垂象朕又聞之先王之宰物也尊賢尚德茂賞疇庸
五侯專征九命作伯周襄光錫桓文是膺大啟南陽以
表東海況乃道冠伊稷功高晉鄭酬勳蔑爾朕甚懼焉
今晉授相國以河內汲郡清河武安魏郡信都高陽平
原趙郡襄國通前卅郡增封唐國錫茲黑土苴以白茅
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周邵分陝咸爲保傅毛畢諸侯
入作卿士內外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國印綬唐王璽
紱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
禮絕羣后任總所司朝班彝數宜以事革其以相國總
百揆去錄尙書之號上所假黃鉞內外都督丞相印綬
又加王九錫其敬聽後命以王繩紀禮度哀矜折獄罔
不用情無或遷志是用錫王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

以王分地敦本人天是賴疏爵務農所寶惟穀是用錫
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王風雅所被獯戎咸格陰陽
順理遐邇宅心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王翼
宣皇道義聲遐暢三才所運四海攸歸是用錫王朱戶
以居以王登賢命秩哀德升朝思帝所難能官流詠是
用錫王納陛以登以王正色持衡鎔範御下式遏姦宄
蕩清華夏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以王威同夏日
志厲秋霜刑厝有期寬而不漏是用錫王鈇鉞各一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王霜露履踐禋祀恭嚴
天地幽通孝思至感是用錫王柎鬯一道珪瓚副焉唐
國宜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祇奉大禮用膺多
福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可不慎歟侍中陳叔達之詞也帝私謂元
從府僚曰少帝今時可謂吾家所立本為社稷上報高
祖冀終隋氏不失人臣豈期孺子尚幼未復明辟倖僥

之徒諷其假孤名器安有至尊羽儀天子之禮假諸臣
下何以爲國孤總朝政此事不得不知政出由己還自
錫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孤不欺人敢欺天也羣僚等
固請曰蕭何爲相國魯公用王禮前賢不讓請以爲不
疑帝曰兩賢遇周漢之初興有大勳於二代孤屬亂離
之季世值隋運之將盡昏明時異授受事殊擬於其倫
實多慚德然諸公欲孤行魏晉之故事爲豹變之鴻漸
聊爲吾子揚摧而陳之曹馬之興不以義舉英雄鼎峙
角逐爭衡無君之人欲速大位逼脇孤寡假詔自媒因
九錫而論功矜百辟於殊禮示難進於謙退思厭塞於
羣情故路人咸見其心有識呼爲狐媚斯皆兆庶不推
謳歌不屬者也宋齊叢爾處於江湖地當漢之一郡自
稱尊號可知必以魏晉爲模楷習虞夏而禪讓功微五
伯禮盛二王於是阿諛希旨之儔申敦勸於抗矯飾非

輕薄之子騁讓辭而偉畢未聞桀紂之有禪於殷周之
初從此而言斷可知矣何輕易天命以自厚誣孤每觀
前史見斯事迹未嘗不撫掌而笑嗤彼羣迷明賢所棄
見賢思齊勿循前弊時有啟帝者以爲卽真之漸舊事
因循相承作故帝曰孤聞昇天无階於何爲漸必如來
旨事轉成疑至若河濱仄陋泗上亭長令其位次受終
未易饗國所問功德何如誰云位之大小以孤堪守關
中能負孺子見推相國作鎮假王漢有前蹤不能違眾
欲以曹操司馬炎爲例九錫殊物賜加非直不顧擬議
亦恥老韓同傳公卿聞帝此旨寤而厚顏詣府陳謝帝
又謂之曰魏氏以來革命不少鴻儒碩學世有名臣佐
命興皇皆行禪代不量功業之本唯存揖讓之容上下
相蒙遂爲故實有有湯武接於夏殷不憲章於堯舜魏
晉隔於周漢翻祖述於勳華且堯之禪舜二聖繼踵舜

因讓禹以明堯哲示天下爲至公不私己於尊位故賓
虞以後若脫屣焉是知非堯不能讓舜非舜不能命禹
商周德所不逮有撥亂反正之功順天行誅逆取順守
威以至誠兼濟無隱神祇三五帝王稱茲四聖英聲茂
實飛騰萬古堯舜不及於口子讓德而稱聖湯武不私
於後力取而爲王故道有降差名有優劣然立功立
德亦各一時末葉後來功德無紀時逢屯否擁兵竊命
託云輔政擇立餘孽頑嚚支庶先被推崇睿哲英宗密
加夷戮專權任己逼命讓位雖欲己同於舜不覺禪者
非堯貶德於唐虞見過於湯武豈不悖哉魏晉宋齊爲
惑己甚託言之士須知得失羣公退而悅服私相謂曰
相王格論絕後光前發明典謨申理誓誥可謂君子一
言定八代之榮辱矣帝又謂所親曰諸人雖復見吾言
論仍自不知至理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關形勢

頗似漢高祖且起軍甲子旗幟已革如何更於少帝之處卻受九錫而求殊禮孺子有知不容肯行此事既成無識此乃吾自爲之立身以來不欺暗室如何今日誣罔天聽所區別帝王激揚名理以懲是古非今之輩謬相勸逼於是惟改丞相府爲相國府而九錫殊禮並屬諸有司是月也字文化及兼弟智及等并驍果武賁司馬龕監門郎將裴乾通等謀同逆因驍果等欲還精銳遂夜率之而圍江都宮殺後主於彭城閣初驍果兵等苦於久在江都咸思歸叛至是煬帝知唐據有西京過江計定仍先分驍果往守會稽誑之云往東吳催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難於是隋主崩問至帝乃率文武羣賢僚佐從少帝舉哀於大興後殿帝哭哀甚有諫止帝者帝曰吾爲人下喪居何可不哀然亦恨後主不亡於開皇之末以延鼎祚耳化及等本自因思歸之眾而行

卷之三
煞逆及以許公之子爲眾所推至是遂僭稱尊號率其同惡銳欲入關以李密斷成皋據洛口乃圖北取黎陽倉從白馬津而渡帝乃遣統軍張倫將蒲津以東從兵往魏郡道招慰化及等繼遣淮安王神通往定山東諸郡又募犯罪者數千人聽效力贖罪并張倫等並是淮安王節度焉李密聞化及之趣河北乃分兵遣別將徐世勣等屯黎陽拒守化及從他道渡河絕糧遂頓於聊城縣淮安王等率眾圍城部分失機行兵不利退保魏郡化及眾聚聊城糧無所出竇建德知其窮蹙遂攻破之獲化及兼弟智及責以煞逆並斬之而徇眾煬帝蕭皇后亦沒于賊庭於是江都宮人美女珍寶金帛及平玉璽並建德有之不逞之徒因說建德送蕭皇后及宮人多齎金帛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少帝年未勝衣不經師傅長於婦人之手時事茫然既知煬帝不存惟求

潛遜夏四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覺深驪北憫予小子奄紹丕愆哀號永感五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弔罔知啟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伐總九合于一匡決百勝于千里糺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麻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昔在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己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恥怨於皇祖守禋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羣后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敕有司凡是表奏

皆不得以聞章表不通理難再議欲召公卿議之漸以
啟諭於是文武將佐裴寂等二千人不謀同辭並不肯
奉詔乃相率上疏勸進曰臣聞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
有聖人達節與萬物而推移故五運遞興百王更王春
蘭秋菊無絕終古玉疏石記筆舌紛綸垂統有光煥乎
寶籙伏惟陛下資靈種德稟慶至真固縱惟神生知乃
聖量包乎宇宙智周乎品物羣生塗炭躋之仁壽逢百
六之厄創業雲雷追三五之蹤財成天地仲夏之半龍
躍晉陽孟冬伊始鳳翔灞上鴻志蝟毛之反者務委來
庭觸柱拔山之大盜風馳獻款三晉子弟共獯獫而陪
麾咸秦豪傑連巴蜀而響應英聲西被懋德東漸南諧
交趾北變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劍機務成於雄斷人
傑得於才子威加四海功出一門計極萬安戰窮百勝
小往大來算無遺策時未期月業倍前王今古代興膺

其撥亂若茲之舉如茲之速載籍以來未之前聞也臣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以陛下承家開國積德累功世濟擬於高陽纘緒盛於周武載誕燭神光之異儀形表玉勝之奇白雀呈祥丹書授_麻名合天淵姓符桃李君堯之國靡不則天星紀云周奉時圖始甲子之旦不俟而起兵西北勢合乘乾我來自東位當出震至八井深水之圖讖唐唐李樹之謠歌固以備在人謠无得而稱者也且夫體非常之道立非常之功實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不時位人神是式天命不常惟德是與遷虞事夏抑有前規臣等敢錄舊典奉上尊號當今萬機曠主九有困窮伏願降鑒回慮憂世外已上順天心祇膺允執俯從人願屈就樂推變黎庶于時雍配上帝于宗祀勿以王者兼濟之功而爲匹夫獨美之操昔之堯佐咸大天工績尤著者_增饗稷高播穀之都

餘慶商周各繇好生洽人今興陛下盛德有後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齊名踵武千年得一相繼風聲符命所鍾有自來矣願納縉紳悽悽之情允副億兆颺颺之望率土更生含靈幸甚臣等誠惶誠恐昧死以聞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所司以表章奏聞帝退所奏表謂奏者曰吾固知如是拒而不答裴寂等進見曰比桀紂雖復不賢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而輔之龜鏡已見茲無所疑也先人有言曰功蓋天下者不賞陛下欲讓至尊而爲臣下恐隋朝不然此事且臣等唐之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爲唐帝臣等應須去官伏願深思容臣等有地帝笑曰裴公何相逼之深當爲審思亦未之許裴寂等又依光武長安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奉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衛元嵩等歌謠詩讖慧化尼歌詞曰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雀頭上戴紫

雲又曰丁丑與甲子深藏入堂裏何意坐堂裏中央有
天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龍山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木
上懸白旛胡兵紛紜滿前後拍手唱堂堂驅羊向南走
又曰胡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有八井又曰興伍伍仁
義行武德九九得聲名童子木底百丈水東家井重五
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衛先生蜀郡衛元嵩周天和五年閏
十月作詩戊亥君臣亂子丑破城隍寅卯如欲定龍蛇
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市朝義歸政人帝俱
不荒人言有恆性也復道非常爲君好思量□□禹
湯桃源花□□李樹起堂堂只看寅卯歲深水沒黃楊
未萌之前謠讖徧於天下今觀其事人人皆知之陛下
雖不以介懷天下信爲靈效特此欲作常人恐難以免
須上爲七廟下安萬民旣膺符命不得拘文牽旨違天
不祥裴寂等言之甚切帝曰所以逡巡至於再三者非

徒推讓亦恐羣公面諛退爲口實然漢高云諸侯王推
高于寡人以爲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則可矣孤
亦何能有異之哉於是寂等再拜舞蹈稱萬歲而出遂
與國子博士丁孝烏等數百人具禮儀擇良日以武德
元年歲在戊寅五月甲子皇帝卽位於太極前殿設壇
於長安城南柴燎告天冊文曰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
告于皇天后帝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屬謂之大
寶^麻數不在時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
武兼濟干戈而有商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
咸取則焉某承家慶世祿降祉曰祖曰考累功載德賜
履參墟建侯唐舊地居戚里門號公宮丕緒建基足爲
榮矣但有隋屬厭大業爽德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謫見
咎徵昭於皇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某守晉陽馳心魏
闕援手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衛區宇懲邊荒之

辮髮輯兆庶之離心契以捐軀救茲生命指除喪亂期
之又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及子竭誠盡力率先
鋒鏑誓以無二再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大
邑傳檄而定峨岷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卽敘東夷底定
非啟非贊孰能茲速尊立世嫡翼奉宗隋戮力輔政無
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將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邸人
神符瑞輻輳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神器有
適大運去之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情逼請
六宗闕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克
舉前典設壇肆類祇謁上帝惠茲下人翼子謀孫罔敢
愆德則小則大無或有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太
尉公裴寂等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秬鬯清酌薌合薌
箕明粢嘉疏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皇帝備羽儀
法物臨軒大赦天下改義甯二年爲武德元年

踐祚有司以子卯不樂請擇他日帝曰歲在戊寅

始此爲難得至今遇之烏可失之且

周殷二代

之以爲大吉同域之誠又甲

子五行爲木木加于子

良日雖欲勿用其能捨

諸故自起軍逮乎入相登極咸用甲子焉

大唐創業起居卷下

起攝政至卽眞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大唐創業起居注向有祕冊津逮學津三刻脫誤均

同癸未在京師得黃蕘圃藏舊鈔本一冊系影鈔宋

本復得章碩卿藍格鈔本兩取學津本校之如卷上

以此擊胡將何以濟何以作求天其或者殆以畀子

畀不作俾和親以使之以不作而成謂似其所爲似

不作以獲其特勤特勤突厥官名後訛爲特勒此錄

中有之先輩未嘗拈出兵馬討捕捕不作掩天其以

此使促吾吾當見機而作未脫第二吾字幸勿多言

弗下無有字景寅不作丙丙是唐諱下亦無而字若
知其去其下無戰字共其勞苦其下不脫其字世于
仍爲太原郡守仍不作乃卷中參佐佐不作左示宣
行以惠綏撫以德行下未脫以字惠下未衍知字仍
自筆注筆字不脫真草自如不拘常體未脫自如二
字簡遺羸兵簡字不脫可爲吾立祠廟也廟不作廣
辛巳旦發引旦不作且賞授無過此也賞不作嘗華
所部至于數千于不作餘將相邀襲將不作時乃於
灤水上流乃不作及卷下王家失鹿遂使孤同老狼
孤不作狐五原平涼安定諸郡涼不作源涿郡太守
羅藝羅字不脫呂紹宗任瓌瓌不作懷西北天火照
龍山山下不衍照字小注蜀郡衛元嵩不作大字欲
作常人恐難以免不脫人恐難三字均已改正餘所
疑尙多無別本可校較勝於學津本而已光緒乙巳

清明前三日江陰繆全孫跋